

管劲丞与《南通历史札记》

◎赵一锋

管劲丞(1896—1966),原名管惟爵,又名竟成、静尘等,掘港镇人,出自掘港名门望族管氏大家族,毕业于南通师范,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和地方文史研究,《南通历史札记》是其遗著,内容丰富,史料价值高,可谓字字珠玑,字字是血,凝聚了管先生一生的心血,是研究南通地方文史的“圣经”。



管劲丞像

一、初登舞台

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,各省纷纷独立,11月8日,南通州直隶州宣布“光复”,如皋县因守旧势力把持尚未宣布“光复”(直到11月23日才宣布),清朝在掘港的“三堂官”得知通州“光复”后纷纷逃离,都司徐长胜、主簿廖纬笙跑到通州,场司张百均跑到石港,找上司去讨主意,清朝在掘港的统治瓦解。11月中旬的某日,江苏省通州直隶州如皋县掘港场西方寺内一场事关掘港“光复”的会议正在召开,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掘港的头面人物,谁也不会在意站在角落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他叫管劲丞,是掘港的一名爱国学生。当时掘港地方士绅抱有两种态度,年老怕事的等待如皋的消息,年轻激进的想搞光复,与通州接洽,因晚清以来掘港与通州经济关系密切,拟脱离如皋,改隶通州。隔了两天,通州派原来的主簿和都司到掘港宣布“光复”,一个被委任为民政员,一个被委任为军政员,这才有了他们召集掘港士绅开会,准备由他们宣布“光复”。此举激起了士绅的不满,掘港举人赵宗抃带头反对,秀才叶石芝建议投票,后来新派胜出,成立民政署。后来,这个“蹭会”的少年将掘港“光复”的过程写成《掘港光复记》,留下珍贵的辛亥革命史料。日后,他成为一名学者,对地方文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,那次“蹭会”应该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。几天以后,掘港光复大会召开,管劲丞以“商学团”团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并致颂词。



如皋县掘港场主簿署旧址。
1938年,管劲丞回乡创办掘港中学
(如皋县中学前身)。



二、其人其著

管劲丞一生的轨迹较为清晰,南通师范毕业以后从教,历任如皋师范、南通中学、无锡中学、厦门集美中学、江苏学院(徐州)国文教员,南通县、太仓县两县教育局局长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)抗战期间回家乡掘港创办掘港中学,1946年至1951任江苏教育学院、南通医学院教授。新中国成立后任南通市政协委员、常委,市中苏友好总干事,市地方事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,市民政局副局长,市博物馆副馆长。尽

管新中国成立后管劲丞改行从政,但博物馆副馆长也算才尽其用,丝毫没有削弱对地方文史的研究,如:管劲丞利用节假日骑自行车走遍南通城乡采访军山起义的知情人,有九十九岁的亲历者,但大多数是听家中长辈口述的六七十岁的老人。管劲丞对这些史料分析甄别,最终写成《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》,195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,由此可见,管先生是一个严谨的真学者。

管劲丞学术成就斐然,由于他



三、历史札记

管劲丞一生勤勉,著述颇丰,但生前发表不多,除《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》外,还有发表在期刊上的,如:1957年在《文物参考资料》第六期上发表的《“月湖琴盒”正误》,1962年在《江海学刊》第一期上刊发的《南通骆宾王墓的真伪问题》,1963年在《江海学刊》第一期上刊发的《柳敬亭通州人考》,此外他在《南通市报》上发表过一些文史短文。管先生为人耿直,1966年“文革”初期遭到迫害,夫妻二人携手自沉濠河。所幸管先生积存未刊发手稿经抢救保存下来,后由其子女管信芳、管道一交给南通博物苑。博物苑对这批手稿进行研订、誊清、装订成册。1980年,《李方膺史料考》在《清代扬州画派研究》第三辑上发表,1983年《南通方言俚语汇编》出版,1985年,南通博物苑将管劲丞先生剩余未发表的遗稿汇编成书,定名《南通历史札记》,由如皋县彩印厂承印。全书分地理变迁、自然灾害、人物事件、文物古迹、风物掌故五个部分,共计一百九十三篇。

《南通历史札记》内容涉及南通大市各地内容,由于管先生后来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南通,故对南通州城研究内容颇多,对家乡如皋的研究也不少且史料价值大。下面试举几例,首先说说“扶海洲”。现在各界都有一个共识,即如东大部由远古扶海洲发育而来,在如东即便一个孩童也知道,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也就是直到民国,外界一直认为通州是“扶海洲”,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注解扶海洲在今通州,通州世族大户范家、冯家自云“扶海范氏”“扶海冯氏”,清代通州诗人李琪《崇川竹枝词》云:淮南江北

海西头,中有一泓扶海洲。扶海洲边是依住,越讴不善善吴讴。这首诗常被用于宣传如东扶海洲,殊不知这是通州诗人李琪写通州的,人家写的是《崇川竹枝词》,李琪父亲李懿也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扶海楼诗集》,如东人引用这首诗是闹了个“乌龙”。就连张謇先生也认为,其屋区别墅室名扶海垞。啥时候扶海洲这个名称“还”给了如东呢?这还要感谢管劲丞先生。并不是因为他是如东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,而是因为他的考证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二十三“泰州”下:“或曰秦汉东阳废县在州东百里,有长洲泽,又东有扶海洲,今堙。”管劲丞据此推断,海陵即今之海安,海陵曾并入东阳,海安在泰州东百里,长洲泽在海安境内,扶海洲又在长洲泽以东,而不是东南,故推断扶海洲即如东。管劲丞这个论断很重要,澄清了历史的错误,将扶海洲还给了如东。后世的学者多赞成这个观点,苏州大学陈金渊教授所著《南通成陆》,即阐明扶海洲即今天如东的主体,胡逗洲即今天的南通,东布洲即今天海门、启东北部。后来,无论是文史界,还是其他界别,即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如东即由扶海洲发育而来。1980年版《如皋县志》第二章“自然概貌”即引用了这一结论,这是第一次在官方资料中明确。

自清以来,在江淮一些地区,一般是以镇为单位,将镇上的市井用一到十概括,反映当地的历史地貌等,如皋东乡的掘港、丰利、马塘等,很多都有凑数之嫌疑。掘港自明清以来为如皋东乡第一大镇,民间早就有一到十概括的市井情况,过去任意一个老掘港都能说出“一

为人低调,且生前很多研究成果并未公开发表,往往为社会甚至学术界所低估。早在民国时期,他就专注于文史研究,独立思考,并不迷信权威。他1936年在《大公报·史地周刊》第94期上发表《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》一文。他1947年在《东方杂志》第43卷第1号上发表《郑和下西洋的船》一文,该文对《明史》的记载提出质疑,由此引发了对宝船尺度的论争,逐渐形成了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一个热门专题。其对南通地方史研究的贡献很大,从抗日战争胜利开始一直到“文革”,前后长达二十余年。